

特稿 219

故宫风景常有,而画风景的人不常有。一辆单车,简单的画具,再配上一个爱画画的人,如此便能来一次想画就画的创作。阿乐每日穿行于故宫之中,感受风云变化、草木枯荣,风景藏于心中,绘于笔下。于是,故宫人眼中的故宫风景,就一张张呈现在眼前。

# 我在故宫画小画儿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

西北角楼

清晨,第一缕阳光洒在金黄的琉璃瓦上,沉睡了一夜的故宫,在晨光熹微中渐渐苏醒。

阿乐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普通员工,也是一位画故宫风景的人。

她坚持自己的“普通”与“幸运”。常说的一句话是,“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”。她将很多发生的、得到的,归结于自己的幸运。

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一书出版,她亦是如此说。

何为小画儿?阿乐说,自己的画技无法与专业绘画者相提并论,就将这些画作取名小画儿吧。

著名作家祝勇说,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,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,我们看到的,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、一个侧影。

呈现一个侧影,也非易事。当故宫的恢宏、厚重为大家所熟知时,阿乐用自己的画笔勾勒了故宫温暖、亲和的另一面。

## 退休礼物

“谨以此书献给LX”——翻开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,扉页上的一行字,承载了阿乐与挚友LX跨越15年的“忘年”情谊。(注:LX是阿乐挚友名字的首字母缩写)

LX是阿乐曾经的同事,已于2018年退休,也是她在单位最好的朋友。阿乐还记得,大概在2017年,当她听LX说起即将退休的消息,“我便萌生了把我们共同走过的地方画下来,给她留存的念头。”阿乐坦然画小画儿的初衷。

一份纪念,就是一份礼物、一份承诺,是发生在这座城中的故事以及感情。

见到阿乐时,尚未进入这一年的数九寒天。从故宫东北角走到神武门前的故宫角楼咖啡店,筒子河有一层薄冰,天寒,游客不少。

阿乐坐在咖啡店的一角。利落短发,黑框眼镜,眼神清澈。问她LX什么模样?她笑言,“我就是她的复刻版。”

说起初相识,那是2010年夏天,阿乐从北京一所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毕业,通过招聘进入故宫。关于笔试面试的记忆大多已模糊,倒是有一件“糗事”她印象最深:前来应聘时,被通知在神武门集合,路痴的她竟跑到了午门……

“所幸抵达时间还早,紧着倒腾我的两条小短腿儿,愣是顺着中轴线一路赶到神武门,还没迟到。”阿乐回忆道。

入职不久,她便认识了LX。两人的办公室相邻,共用一间休息室,两个科室的人午休时都会聚在这里。午餐时间,大家打饭带回休息室,LX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隅——一边吃饭一边读报。

“这画面仿佛就在昨天,但现在一晃就要迈入第15个年头了。”阿乐说,在共事的那些年,她们一起度过很多时光。

LX毕业于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,进入故宫后从事文字编辑工作,不声不响就到了退休年龄。忘年之交的缘起已经很难说清,阿乐觉得,那就是“气场相投”吧。

两人有不少兴趣共同点,比如都喜欢侦探小说,喜欢旅行,每当午间在故宫遛弯时,会聊起看过的书与电影,聊起诸如对生活的想法等话题。在年轻的好友面前,年轻的阿乐也会分享自己的困惑,“好些时候遇到事情,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给她打电话”。

阿乐回想起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,要面对一些变故。那段时间她常会独自

一人,绕着故宫内的金水河走上一圈又一圈。徘徊中,LX给予她的建议涌入脑海,是难得的慰藉,但决定终究是要自己做的,该面对的也无法回避。

“很多重要的人生节点,快乐的刹那,艰难的瞬间,得亏有她的陪伴。”阿乐将诸多情谊归结在一句话里,说得极为认真。

LX退休后,大多午间遛弯时光,也就只剩下阿乐一个人了。

2016年4月起,阿乐开始密集地创作小画儿。300天,历经四季,她完成了180



在永康门前北望慈宁宫

幅水彩画。创作是持续的过程,小画儿如今已有数百幅,其中部分画作被收录进故宫“小确幸”主题的文创笔记本中。

“书总算如愿以偿出版了。虽然也担心,把这些故事写在卷首有点矫情或给她带来困扰,但这也确实是我画故宫的初衷之一。还是要有始有终。”回看走过的一路,阿乐颇为感慨。

又问阿乐,LX看到书了吗?说有什么了吗?

“她收到书后,说这种感情纯粹且复杂,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件事。”阿乐眼中泛起了泪花。

## 重逢约定

“最喜欢的故宫风景是哪一处?”院里人也会各有青睐,但在众多答案中,乾隆花园位居榜首,“那里安安静静风景好,一段时间不去就甚是想念。”

在阿乐眼中,乾隆花园中的古华轩、禊赏亭、矩亭、承露台等建筑,各有特色,不分伯仲,山石、游廊、花木与建筑相互交融,意境和谐。因为乾隆花园在修缮中,处于全面关闭状态,对外界而言,这是一处从未完整开放过的紫禁秘境。

2017年,阿乐得知乾隆花园要修缮的消息时已经很迟,于是在临动工前所剩不多的日子里,抓紧时间去画画。她画花园入口的衍祺门、古华轩前的古槐树、撷芳亭下的宣石摆件、遂初堂造型有趣的湖石、禊赏亭的小猫一家……

古槐树非常美丽,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它题写楹联“明月清风无尽藏,长楸古柏是佳朋”,足见喜爱。乾隆是出了名的王羲之“真爱粉”,禊赏亭内的“流杯渠”灵感,正是源于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文人雅士的“曲水流觞”之境……阿乐一边作画,一边查阅资料,也就知道了不少掌故。

再说说乾隆花园里的小动物。据“线人”的可靠情报,禊赏亭旁假山上长期出没一只黑色长毛、脖子有圈“灰领子”的帅气小猫,后来听说“灰领子”和一只花猫生了四只小崽儿。阿乐原本

担心小猫因施工无人照料而饿肚子,后来发现开放处的师傅早为它们备好了充足的粮食。

“未开放”区域犹如“隐秘”角落,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,庄重、浩大、迷离。

阿乐与LX立下约定:等大修缮结束后再到乾隆花园一起游玩。有了约定,也就有了期待,仿佛觉得等待与好友重逢的日子变得不再漫长而遥远。

一位50后好友曾告诉阿乐,想要去了解一个时代,就去看回忆录和口述史,通过阅读很多人的诉说与描述,那

按所处方位,分别命名为东所、中所和西所。东所是书画部,有绘画组、法书组与碑帖组。一想到在这里工作的专家学者个个知识渊博、博古通今,阿乐就有些胆怯,又不好意思在工作日叨扰,就只能挑周末未开门、有人值班时来画画。

其实,小院里有她的“伯乐”,常常制造机会,多做引荐,她由此结识到“臭味相投”的朋友。某个周末,阿乐进了院子,发现东边的一间小屋格外好看,绿油油的植物在阳光下生机勃勃,“于是一屁股坐到地上把它们画了下来”,画完后才知道这间小屋是一位研究器物的老师的办公室。

这位老师看到小画儿后非常开心,好一顿夸赞不说,还不厌其烦地为素不相识的阿乐讲解小院的历史,叮嘱“要多画几张我们这儿啊”。

在故宫,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故事,外界总会带着好奇心打量。阿乐不止一次地感慨,“最打动人的永远不是风景,而依归是人”。

南三所中所,是博物院器物部的地盘,按研究类别分为工艺、陶瓷、金石、雕塑等几个组别。这些组别具体做什么,在阿乐眼中并不重要,这个部门好玩儿的意味大过于其他,画的画儿也比其他院子多了许多。

什么缘由呢?其实是个简单道理:一个地方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,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与里面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吧。

院子里的人极为友善,有人在阿乐画画时上前鼓励赞扬,有人生怕打扰到她的清静悄然离开,有人好心问道需不需一把椅子坐下来画画,有人提醒做好防蚊防护,有人不厌其烦帮着寻觅小猫的身影并介绍如何区分大黄小黄,还有人会告诉她第一进院子树下的韭菜可以割走,回家做韭菜鸡蛋吃……

来到南三所西所,这里有段时间在全面修缮,周末不锁门也无人加班,阿乐过来画画也就变得十分方便和自由了。院子里有三棵国槐,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树,棵棵枝繁叶茂、根系庞大,故而显得“树很多”。阿乐画了不少西所的国槐,还有一只树洞里唱歌的喜鹊。

画累了,阿乐就会仰望大树发呆出神,感觉它们是有灵魂的,没准儿树洞里住着一位树仙,俯瞰着院中的人来人往与四季更迭。

“当见的事多了,日子不再用一天、一年为计算单位,而是以十年甚至百年来评判区分,会不会对现在世间发生的事,世人所面对的烦恼看得更开些,也更洒脱超然呢?”身处故宫之中,对时间的伟力,阿乐怎么会没有感触呢?熬过那些艰难时期,靠的都是时间与自己。

“一笔一画的记录,虽然在速度上有点慢甚至略感笨拙,但是也给人笃定与踏实之感,似乎证明了时间并没被荒废。”她说。

## 缘分使然

或许是开了公众号的缘故,这些年也有一些同阿乐联系的出版机构,但都没有达成出版意向。

阿乐觉得,要彼此合意,是缘分使然。缘分需要等待。过了一些年,故宫新成立的故宫学研究院与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“在故宫”丛书。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入选其中。

“丛书立足‘故宫人讲故宫’这一概念,就是以更具现场感、更加大众化的呈现形式,为广大读者勾勒一个恢宏厚重又温暖亲和的故宫形象。”丛书归在“方尖碑”图书品牌旗下,品牌主理人荆文翰是一位年轻的90后编辑。

丛书的诞生要说到2023年9月13日,荆文翰和同事“第一次进宫”,“充满美好与感动的缘分由此开始了”。

今年1月上旬,见到荆文翰时,正好是他“第十次”进故宫。这一次,他和同事一起与丛书的几位作者沟通了选题、文稿等细节。他们还带着已面市的《玉见故宫:国宝玉器里的中华》和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在东华门外拍了书影。

荆文翰说,这也算是一种“十全十美”,“到今年10月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庆典前,兴许丛书已经出版了10本图书”。

丛书的作者队伍由老、中、青三代组成,有薪火相传之意。阿乐算是年青一代。

阿乐的朋友中,有不少是老一代故宫人。她会被老一代故宫人的做事态度与行为准则所感染。“单位同事之间有个默契,每天早上第一个来的人去水房把全屋一天所需的热打打好。”阿乐回忆起那个场景,虽说打水的地方与办公室距离略远,但大家似乎乐此不疲,常常见到一人或两人结伴慢悠悠地骑车前往,遇到相熟的还能停下来开心地攀谈一会儿。“他们通常不苟言笑,但是认真务实,默默无闻地努力将自己的分内事甚至分外事做好。我从没听到过他们去诉说自己对故宫有多么的喜爱,有时反而会提出一些问题。”阿乐认定,这是一种深沉的爱,“也希望我对故宫的情感能是如此”。

“从无到有”,永远是充满惊喜与感动的过程。项目启动以来,荆文翰与同事一次次见到故宫迷人的风景和“故宫人”温暖的身影,一个个灵感在此期间涌现并被付诸实践。

荆文翰以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为例,“随书附赠的故宫手绘地图上有一条私房故宫游览路线图,这条路线是阿乐与编辑团队的同事们一起,经过实地踩点后确认的。”

“短短一年多的时间,我们让‘在故宫’从一个概念变成一套初具雏形的丛书,让‘出版’与‘文博’能够在故宫实现美好的‘双向奔赴’。”

对此,荆文翰心怀感激。

## 自成美好

要是问阿乐最爱故宫哪里?翻看画本,画得最多、最常被提及的是图书馆。

图书馆在寿安宫之内,那是以前皇太后、太妃、太嫔等居住的地方。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,寿安宫被开辟为图书馆,保存珍贵的古籍善本。如今,阅览室有大量的人文专业书籍、期刊,供员工借阅研究之用。

图书馆小院儿里的果子很多,枣儿、杏儿,还有丝瓜。每年院子里的师傅都会故意留几根丝瓜不摘,等老了变成丝瓜络洗碗。此举总是让爱吃丝瓜的阿乐和其他师傅深感可惜,因为他们认定被吃进肚子才是一根丝瓜最好的归宿。

身处故宫这片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,在画小画儿的过程中,阿乐发现自己反倒对建筑里的小细节情有独钟,比如包在木门

框外的角叶、须弥座、影壁上的图案等。“其实我最喜欢画的是一些不被注意但也自成美好的事物,倒也不全是因为宏大建筑画着费力,只是比较容易对细节产生情感。”阿乐说,图书馆小院儿里的二月兰就属于“不被注意但也自成美好的事物”,花朵开得很不张扬,但也依旧有它的动人之处。

阿乐还喜欢画断虹桥下两侧虎头虎脑的虬螭,相传它是龙生九子之一,因喜水,又掌管紫禁城水系。桥的不远处是有名的十八槐,有国槐,也有银杏,四季各有特色。

法国画家夏尔·乔得龙也喜欢这里。2002年10月,他进入故宫写生,前后达三年。2005年3月刊的《紫禁城》杂志刊登了他的部分画作与采访,取名《穿越时光的永恒阳光——一位法国画家笔下的故宫》。

其中一幅作品就是断虹桥,所附文字写道:“坐在紫禁城里最古老的桥栏上,这座桥记录着从明朝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历史,它只有一个名字:断虹桥。”

走过断虹桥,仿佛历经故宫的沧桑与古老,心里一下有了沉静的感觉。故宫绵长而悠久的历史熏陶及文创作氛围,鼓励并影响着阿乐的创作。多年后,阿乐也在此处,画断虹桥畔的十八槐、桥上形态各异的小石狮子与桥头的石兽,还有从桥上望去的四季变换……“有一种隔着时空与夏尔·乔得龙对话的感觉。”阿乐为这奇妙的感受雀跃。

说到《紫禁城》杂志,其编辑部办公地点在故宫东侧。也得益于同一同事引荐,2017年至2019年,阿乐还在《紫禁城》杂志上连载了专栏《阿乐画故宫》。

因为连载的缘故,阿乐与编辑部的编辑熟络了起来,还有院子里有着各种各样名字的“喵星人”。最让阿乐记住的是名唤“小美”的猫,一只毛发油亮的小黑猫,出生于2008年。

偶尔有些周末时,阿乐到单位画画,她会特意骑车到三号院门口。隔着门,轻声呼唤“小美小美”,一个黑色的小身影就会从门底钻出来,来到她身边。阿乐坐在门槛上发会儿呆,小美则蹲坐一旁,安静踏实。

阿乐的梦想就是在这里当一株小草,与木槿相伴,每日观察小猫的行为,时不时被小猫蹭一蹭,帮它们消化掉舔进肚子里的毛球。

“于我而言,这里一直是一处温暖的存在。”“普通员工”阿乐说自己不过是众多故宫人中渺小的一分子,一枚很小的螺丝钉,一直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。这个院子,是故宫的一个角落。还有许多角落,安放了许多“普通员工”阿乐们的热爱与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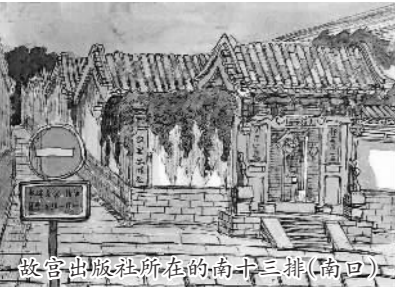
阿乐十分喜欢的畅音阁,坐落于宁寿宫(珍宝馆)热门区域,却能闹中取静,自带安闲。这里是清代内廷演戏之台。大型纪录片《紫禁城》的主题曲《光亮》唱着,“畅音阁里终一叙,六百年一粟,沧海一梦”。

看戏的人早就消失于历史云烟,世事变迁,如梦如戏。今年,迎来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。总要在哪里留下点什么,小画儿亦是纪录。

(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)



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



故宫出版社所在的南三所(南口)



断虹桥



翊坤宫前的铜凤



神威门